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一

學校部五

辯博

思獎

辯博

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傳曰強學以待問蓋夫六藝之富九
先聖之微旨有群儒之精義非窮理盡性覃思研幾

闕非原始要終問一知十不能問其流故有設齋以

而論俾夫前訓洞開諸生景附誠儒門之標表士林之

矧詞有枝葉重誠禮經學兼師法見嗤先哲苟辯而

而無陷於野則可以傳道駕說為逢掖之所宗矣

魯人也年四十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將軍

又受詔語皆能傳其業是時少府五六充宗貴幸為梁立

易自宣帝時善梁立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易

家論充宗乘貴辯口栗曰也言因籍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

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齊登堂齊衣下抗首而請音動左右舉

也既論難連柱五廉君柱刺也故諸儒謂之語曰五廉岳岳朱

去折其角岳岳長繇是為博士

又漢戴憑汝南平與人光武時郡舉明經徵試博士徵拜郎中

公卿大會群臣就席憑獨立世祖問之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

臣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

所解釋帝善之遷侍中後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群臣能說

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

餘席故經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賈逵伯通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小夏侯尚書教授

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

長頭明帝時為郎與班固並校秘書

李育為博士章帝詔與諸儒論五經於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

廷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儒

鄭玄字康成受業於馬融獻帝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

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

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

異端百家玄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未所得問莫不嗟服

紹舉玄茂材表為左中郎將

魏樂詳高祖黃初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褊又不熟悉惟詳五業並受其難質不解詳無愠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嚴幹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爲大宮而謂公羊爲賣餅家故數與幹共辯長短繇爲人機捷善持論而幹訥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爲左立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爲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
晉賀循爲太常朝廷疑滯皆之於循循輒衣經禮而對爲

當世儒宗

朱周續之字道祖高祖召之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業興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相圃三義辯析精奧稱爲該通

顏延之爲太子舍人鴈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諸京師開館以居之高祖親幸朝房畢至延之館列猶卑引升上席帝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伏辭辯延之每折以簡要既連挫續之帝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

南齊陸澄爲度支尚書令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曰僕年少來無事惟以讀書爲業且年以倍今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以覽便語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畧澄待儉語異然後談所遺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嘆服儉在尚書省出中箱几案雜服令學士隸事
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尋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器小口方

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澄所言

梁周捨初仕齊爲大學博士遷後軍行參軍明帝建武中魏人吳包南歸有儒學尚書僕射江祐招包講捨造坐累折辭理道逸由是爲口辨

謝舉爲吏部尚書初北渡人廬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通邁廣深服仍以所執麈尾薦之以沉重席焉

劉查爲大學博士宣惠豫章王行參軍查少好學博宗群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與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謂爲畫鳳凰尾婆婆焉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查

曰此言未可必安古者彝樽皆刻本爲鳥獸鑿項及背以出內頂魏世魯群地中得齊大夫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皆永嘉賊曹窋於青州發齊景公塚又得此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如非虛也約大以爲然又云何承天纂文器博其書載張仲師及張頸王事此何出查曰仲師長尺二寸惟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來記曰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尋檢一如查言

紀少瑜壹十九歲遊大學備探六經博士東海鮑暉雅相欽悅時暉有疾請少瑜代講少瑜既妙玄言善談吐辯捷如流

陳戚袞爲大學博士梁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玄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擒馳騁大義間以

劇談擒辭縱橫難以答抗諸人懾氣皆失次序來時騁義擒與
往復來精采自若對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賀

蕭濟字孝康東海蘭陵人少好學博通經史論武帝左氏疑義
三十餘條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大常卿南陽劉之遴並與濟討
論纘等莫能抗對

後魏封偉伯爲大學博士孝明時將脩明堂廣集學士議其制
度九五之論義而不定偉伯乃披檢經緯上明堂圖說六卷

北齊邢邵字子才爲中書監國子祭酒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
年尤以五經章句爲意窮其指要吉凶儀禮公私資稟質其疑
惑爲世指南

後周呂思禮性溫潤不雜交遊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
難諸生謂之語曰講書論易鋒難敵十九舉秀才對策高第除
相州功曹參軍

樊深行下邳縣事大祖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爲博士深
經學通贍每解書常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說之故後生聽
其言者不能曉晤皆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戶不可解然
儒者推其博物

隋何安初仕周爲大學博士周武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辛
彦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安駁曰帝嘗四妃舜
又二妃亦何常數

楊汪爲國子祭酒帝令百僚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
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

馬光爲大學博士常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以下畢集
光升坐講禮啓發章問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人皆當
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辯而理義引贍論者莫恻其淺
深咸推服帝嘉而勞焉

房暉遠國子博士開皇中帝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
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減否祭酒元善恠問之暉遠
曰江南河北義利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背持其所短稱已
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
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
爲儒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
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者以爲不能恻也高祖嘗謂群
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
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
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悅

劉焯以儒學知名爲負外將軍於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
國子祭酒蘇武國子祭酒元善博士蕭該何安大學博士房暉
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績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
通者每昇坐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

王頰字景文爲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高祖親臨釋奠
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頰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徃徃見屈高
祖大奇之授國子博士

褚暉字高明吳郡人煬帝徵天下諸儒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

講論無屈輝者

唐陸德明受學於周弘正梁國子祭酒徐孝客開講恃貴縱辯衆莫敢當德明便與之抗對合朝贊歎隋煬帝嗣位以爲秘書學士大業中廣召明經之士四方至者甚衆遣德明與魯達孔褒俱會門下省共相博難無出其右後爲大學博士高祖親臨釋奠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般若經道士劉喜講老子德明難此三人各因其宗指階端立義衆爲之屈

徐文遠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後周時有大儒沈重講干大學文遠就質問數日便去人或問之答曰覩其所悉便是祇上語耳僕先以誦之至於與順之境此君翻似未見其有以言告重者重於論議十餘反甚歎之隋開皇中累遷大學博士至

爲國子博士高祖嘗幸國子學遣文遠講孝經諸而論難起文遠隋方辯析言如湧泉聽者忘倦焉

孔穎達初士隋爲河內郡博士特煬帝徵天下儒生集於東都論講令禮部尚書楊玄感主其事穎達與諸儒論難鋒起咸爲之屈後爲國子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皆穎達之說

顏希古爲中書侍郎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訛踳詔師古開正之及成又詔尚書左僕射房玄齡集諸儒討論得失諸儒傳習師說舛謬已久皆竊義非之於是異端鋒起師古一一辯答取晉宋古本以相發明所立援據或出其意表諸儒皆驚所未聞歎而去也

虞世南爲秘書監貞觀八年秋七月隴右山摧大蛇屢見山東

河南淮海之地多大水太宗以問世南曰是何祥也脩何術可
以禳之對曰春秋時梁摧晉侯召伯宗而問焉伯宗曰國主山
川故山摧川竭君爲之不舉樂降服秉縵祝幣以禮焉梁晉所
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爲受害者免漢文帝元年四月齊楚地二十
九山同日摧水大出令郡國無來獻施會於天下遠近歡洽
亦不爲災也漢靈帝時青蛇見銜座晉惠帝大蛇長蛇百步見
齊地經市入廟中案蛇宜在草莽而入市朝所以可爲恠今蛇
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恠也又東西足雖則其
常然陰慘過久恐有寃獄伏頭科省係囚庶幾或當天意旦妖
不勝德雖脩德可以消變太宗然之遣使者分道賑卹餓人申
理獄訟多所原免

王元感爲四門博士表上所撰尚書糾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
卷禮記絕愆三十卷并所主孝經史記藁草詔令弘文宗賢兩
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學士祝周欽明郭山暉李憲等
皆專守先儒章句深譏元感倚質獲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肯
屈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主徐堅左史劉知譏古史張思敬
雅好異聞每爲元感申理其義

陳少遊幼聰辯初習莊列等道經崇玄館學生衆推引講經時
同列有司習經義者期昇坐曰相問答及公會少遊攝齋登坐
音韻清辯觀目所引文句悉問他義諸生不能對甚爲大學士
陳希烈所歎賞

王起爲翰林侍講學士文宗尤好儒術每御長生殿對起訪以

疑事至於郊祀刑法之間起盡能質之以開晤焉
鄭澣為翰林侍講學士文宗以十九書語類自親發澣應對無
滯

恩獎

王者修國經立民紀將使風化歸厚德禮博洽未有不本於墳
籍始於學校者焉良以開物成務垂教作程為先哲之極摯政
治之要道也乃有被儒服究聖言或研幾一經或誼通群典達
前人之間與為諸生之師法部析疑論導宣與肯啟發後生成
就孝者以至膺問於帝右參講授於諸邸入侍嚴掖專誨宗室
謹常以宿業彤譔次而垂訓道義兼積茂實增盛故當世之君
隆其禮貌異其名數或親臨於庠序或召見於清間或旌以章

緩或厚於賜予待遇殊特褒陽備至雖服淪逝益加遣獎誠以
化民誠俗實本於儒術厲世摩鈍無越於常典豈獨寵異乎老
成固將敦勸乎禮俗者矣

漢梁丘賀受京房易宣帝時拜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為諸侍中說經

為教授以召賀賀入說帝善之以賀為郎

後漢桓榮為博士建武中光武幸大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桓

榮被服儒衣温恭有蘊籍蘊籍猶言寬博有余也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

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厭服也特加賀賜又詔諸生雅吹

擊磬盡日乃罷

戴憑為侍中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光武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
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

師謂之語曰講經不窮載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

高詡世傳魯詩徵為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家田

劉昆受施氏易為沛人載賓建武二十二年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

鍾興文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煠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

張輔字孟侯少從祖父充受尚書又事大帝桓榮聚徒以百歲明帝為四姓小侯置五經師輔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

難當意除為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

魏應以逮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著至錄數千人章帝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

召馴習韓詩博通書傳為左郎中將入授諸王章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劍錢物

賈逵為郎章帝好古文尚書傳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逵會出尤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於是具條奏之帝嘉之賜布五百疋衣一襲逵母常有疾帝欲嘉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房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魯丕為中散大夫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時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谷香等

相難數事帝善不說罷朝特賜冠幘履襪衣一襲

朱登少傅歐陽尚書順帝時為尚書僕射帝以登明職禮樂使持節臨大學奏定典律拜侍中

晉陳壽以儒學徵為陳留內史累遷燕王師傳撰周禮評甚有條貫行於世武帝泰始中詔曰燕王師陳邵清貞潔靜行著邦族篤志好古博通六籍耽悅典誥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篤儒教可為給事中

杜夷為國子祭酒辭疾未嘗朝謁元帝建武中令曰國子祭酒杜夷安貧樂道靜志衡門日不暇給雖原憲無以加也其賜穀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雖逼時命亦未嘗朝謁國有大政常就夷諮訪焉明帝即位夷自表請退詔曰先王之

道將墜於地君下為研思今之劉楊縉紳之徒景仰軌訓豈得高退而朕靡所取則大寧元年卒六十六贈太鴻臚謚曰貞梁伏曼容自公儀初試宋為驃騎行參軍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美風采帝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象以賜之

朱异年二十一為揚州議曹從士使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之武帝詔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見明山賓謂曰卿所舉殊得其人仍詔异值西省

顧越為安西廂東王府參軍越徧該經義深明毛師傍通異義特善莊老武帝常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僕射徐勉舉越論義越抗首而請音響於鍾同容止可觀帝深贊美之由是擢為中軍

宣成王記室參軍

陳張詭梁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常於文帝殿釋乾坤文言詭與陳郡原憲等預為勅令定議諸儒莫敢先出詭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梁武帝甚異之賜裙襦絹等仍云表卿稽古之力譏累遷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譏論義往復甚見嗟賞自是每有講集必遣使召譏後魏孝先明元帝即位為士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詔有司曰先所知者皆軍國大事自今常宿於內賜先絹五十疋綿五十斤雜綵五十疋御馬一疋拜安東將軍壽春侯賜隸戶二十二

孫惠宗為皇宗博士侍讀東宮遷國子祭酒秘書監乃知始事

宣武延昌二年追賞侍讀之勞封棗強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崔逸孝文時為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

王神貴為符璽郎時太學博士房景光作五經疑問百餘篇神貴答之名辯疑前廢帝時奏上之帝親自執卷與神貴往復佳其用心特除貴子鴻彥為奉朝請

北齊張雕徧通五經尤明三傳高祖召入霸府令與諸子講論後為郎耶王博士未幾拜散騎常侍值武成侍講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為侍讀與張景仁並被尊禮同入華光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尋除侍中開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勅奏事不趨呼為博士

李鉉為國子博士廢帝之在東宮文帝詔鉉以經入授甚見憂禮數年病卒特贈廷尉少卿及還葬故郡太子致祭奠之禮并使王人將送儒者榮之

張景仁以學書為業工草隸後主在東宮時令侍書歷太子門大夫員外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後主登祚除通直散騎常侍及奏御筆點出通字遂正常侍在左右與語猶稱博士

後周熊安生為國子博士時高祖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恠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高祖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之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為愧安生曰黃帝尚版衆之戰况陛下龔行天討乎高祖又曰齊民賦役繁興竭民才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

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為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高祖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略為優高祖大悅賜帛三百匹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錄金帶自餘什物稱足

隋陽尚希年十一入太學專精不倦周太祖常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太祖竒之賜姓普六茹氏擢為國子博士

房暉世傳儒學為國子博士仁壽中卒官時年七十二朝廷嗟惜為賙甚厚贈員外散騎常侍

楊汪為國子祭酒煬帝令百僚親學與汪論講皆不能屈帝令

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疋

元善為國子祭酒高祖嘗親臨釋奠命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

兼之以諷諫帝大悅曰聞江陽之說元善爵為江陽縣公更起朕心賚絹

百疋衣一襲

唐魏證為祕書監撰群書政要貞觀五年奏上太宗覽之稱善

勅皇子諸王各傳一本賜證帛二百疋

孔穎達為國子祭酒太宗幸國學觀釋奠命穎達講孝經既畢

穎達上釋奠頌首詔答曰省所上頌殊為佳作循題發函清辭

爛其盈目啟封申紙逸氣飄以凌雲驪龍九重不足方斯綺麗

威鳳五彩無以比其鮮華楊雄挾天高蹤何遠黃香日下茂軌

猶存尋讀周環弥覺欣翫卿挺珪璋早標令譽網羅百氏包括

六經思涌珠泉情抽蕙圃閑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濟南伏生重

興乎茲日庶令引四科於縑帙闡百遍於清襟翰苑詞林卿其

首之也

貞觀十五年十月左僕射申國公高士廉等撰文思博要一千

二百卷上之太宗有詔藏之祕府士廉以下加級頌賜各有差

陸德明國子博士撰經典釋文太宗閱而甚重之時德明已卒

賜其家布帛二百段

顏師古為中書侍郎受詔刊正經籍太宗善之賜帛五十疋

顏揚廷為符璽郎永徽三年上其父故祕書監師古所撰刊謬

正俗八卷高祖令付祕閣仍賜楊廷帛五十疋

長孫無忌為大尉顯慶三年修新禮成詔中外頒行焉無忌等

加爵賜帛等各有差

張大安為太子左庶子初皇太子賢招集當時學者大安及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參軍格希玄等注苑暉後漢書表上之賜物三萬段仍以其書付秘閣

王元感濮州鄆城人則天長安三年上表進其所撰尚書紕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藁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閣詔曰王元感質性溫敏博聞強記手不釋卷老而彌篤椅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授大子司議郎

褚無量為國子員外司業兼修文館學士玄宗在春宮授國子司業兼皇太子侍讀睿宗大極元年皇太子幸國學觀釋奠令無量講孝經禮記各隨端坐義博而且辯觀者歎服為既畢進授銀青光祿大夫兼賜以章服并綵絹百段至玄宗開元三年遷右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無量之母死贈物一百段以無量文儒之宗寵之也命杭州刺史薛瑩就其家吊焉服闋召拜左散騎常侍復為侍讀以其年老每隨使入出時許緩步又為造腰輦令內給使舁於內殿無量頻上書陳時政得失多見納用又嘗手勅褒美賜物二百段七年詔大子就國子監行齒曹之禮無量登坐說經百寮並集行礼訖賞賜甚厚及卒贈禮部尚書賜物四百段米粟四百石

徐堅為集賢院學士開元中勅堅等纂經史要事及歷代文章以類相從欲令皇子檢事綴文玄宗自定名為初學記撰成以

獻帝稱善堅等絹百疋

穆元休以文學著稱嘗撰洪範外傳十篇開元中獻之玄宗賜帛授偃師丞

沈浩隱居四明山肅宗乾元二年進廣孝經十卷授秘書郎集賢殿待詔仍賜綠袍牙笏

表頤為國子博士貞元十二年卒德宗為宰臣曰表頤深於六經今之碩儒良可惜也特贈國子司業令中使齎告身及絹五十疋就宅宣賜并給傳令達故里

韋公肅為秘書著作郎注太宗帝範一十二篇上獻德宗有詔付集賢仍令別寫一本進內賜公肅錦綵一百疋

李渤為左拾遺罷官閑居東洛撰禦戎新錄二十卷以獻憲宗元和九年四月壬午詔曰前左拾遺內供奉李渤隱居求志殫見洽聞嘗致弓旌之招尚懷林壑之戀而聞肄其素業成此新書詞章典雅謀議深遠獻于闕下良所嘉焉故洽今恩用清舊議可授秘書省著作佐郎

韋處厚路隨並為翰林侍講學士穆宗長慶三年撰六經法言二十卷表獻之帝覽其書稱善者久之賜處厚隋錦綵二百疋銀器二事隋自司勳郎中為諫議大夫依前充侍講學士處厚賜紫金魚袋錫服遷官皆以撰六經法言獎之

鄭澣為翰林侍講學士文宗命撰經史要錄十二卷書成帝嘉其精博因以十九書語類帝親自發問澣應對無滯賜以金紫嚴厚本為國子監周易博士大和八年七月召本對於浴室門

賜以錦器有差

李宗閔為集賢大學士大和九年五月進五常傳賜宗閔等九人錦綵銀器有差

周田敏為國子祭酒廣順三年獻印版九經書五經文字大祖優詔嘉之賜襲衣繒綵銀器又賜司業趙銖襲衣繒綵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一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二

學校部六

奏議

夫輔世明教實本於儒術化民成俗莫先於學校自漢世之後經藝寢盛官守並建職業咸舉故方聞之士彬彬就列器識宏遠議論深厚而或慮教道之中廢形於歎憤援古義以為請臻夫体要咸能剖析前訓敷陳要道周旋感激曲暢元本誠以致治之成法稽古之大倫宜建首善尊立大學至於崇先聖之祀行齒胄之禮推擇師範廣樹徒衆甲之課試大明黜陟考正疑志區別部類贊述章句購求遺逸斯皆敦益世教恢啓聖政豈徒專達詞雅以求矜乎多聞者哉

漢公孫弘武帝時以治春秋為丞相以為學官道之鬱滯廼請

曰丞相御史言以此下皆弘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化

也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倫理也今禮廢樂墮朕甚愍焉故詳天

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詳悉也方道也有其令禮官勸學講論

洽聞舉遺典以為天下先大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

厲賢材焉厲勸勉之也一曰砥厲勉也謹與大常臧博士平等議

臧孔臧也平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效道藝也言可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

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

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大平之原也風化也

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

五十人復其身大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學士弟

子群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悖乖也

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聞謂聞其部屬有此人也令縣

二千石為郡守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隨上計吏詣大常得

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

可以為郎中大常籍奏為名籍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

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謂列其能通

者奏請而補用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子分際通

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爾雅近正也言詔恩施甚美小

吏深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

官遷留滯言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舉習請選擇其秩比

禮義而為之又所以遷擢留滯之人

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吏內左

史後為左馮翊右扶風而大右行後為大鴻臚也皆百石以下補郡大守卒吏皆各

二人內地之郡各補大守卒吏二人也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

以補中二千石之屬屬亦曹史令縣令文書辭言屬其甲也文學掌教補郡屬備

員云備員者本以升擢之非籍其寔用諸著切令新立此條請以著於切令也它如律

令此外並如舊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

士矣後漢陳元以父任為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為

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

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

謬雜正偽錯亂每臨朝曰輒延群臣講論聖道知立明至賢親

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傳訪可否示不

專已盡之群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執虛言傳受之

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

至音不合眾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眾好故下和泣血仲尼

聖德而不容於世况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

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

不可立大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按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

截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旨為大尤

扶瑕求釁掩其私美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

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

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

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大子好谷梁

氏

有詔大子受公羊不得受谷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大子好谷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婁不為巧眴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意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兆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甚幸臣元愚鄙常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寃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書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辨難凡十餘上帝卒立丘氏學

大帝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分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謹謹自公卿以下數庭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

朱浮光武建武中為大僕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夫大學者禮義之官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大學造立黌舍比日車駕親臨觀享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為天下之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惟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惟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不勸率凡策試之學本

貴得其貞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識故敢越職帝然之

范升爲博士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

士費直字長翁善易長於卦筮

詔下其議建武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

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大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辨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奏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群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旣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此類亦希

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師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曰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子弟詩書不講禮樂不脩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顧

陛下疑前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四十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并又上大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

徐防明帝永平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為五詩分數家之傳漢承議秦經與廢絕本文畧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大學武帝時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也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光武中興恢與稽古易有施子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

建詩有中公韓固韓嬰春秋有韓彭祖顏安樂禮有戴經戴聖凡十四博士太常遣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也設甲乙之科前書曰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大子舍人丙科四十人為文學掌故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大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脩家法諸經為業各自名家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與爭訟論議分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但述先聖人言不自制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古者史官於書有不知則闕以待能者孔子言吾少時猶及見古史官之闕文今則無之疾時多穿鑿也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

穿鑿以導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

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世常道夏之政忠以之敬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敬敬之蔽小

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敬小人以僂故敬之蔽小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史記僂或作薄僂專精務本

儒學所以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

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

相伐伐謂自相攻伐也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

策雖所失或父差可矯革東觀記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真令學者務本有

所一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真於此引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於世雖從來父大經衰微學問寢淺誠宜及

本改矯其失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

賈逵章帝時為郎入講百官白虎勸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

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摘出左

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

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

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術絕固以

甚遠而寃抑積以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

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誥藏之秘書建平中侍中

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議大義而輕移大常恃其義長詆挫諸

儒諸儒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欲為河內大

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

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

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若枝觀善

戒惡至明至切至真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

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小大夏侯

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証圖讖明劉氏以為

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

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皇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今堯不

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見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家瑞雜還獨朝夕恪勤遊情六藝研幾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疋衣一襲若魯丕和帝時為中散大夫時侍中賈逵薦丕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逵及尚書令黃香等令相難數事帝善丕之說特賜冠履襪衣一襲丕因上疏曰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所甄明衣服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臯陶之相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化成天下陛下既廣納譽以開四聰無令葛藟以言得罪既顯崑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

樊淮安帝時補尚書郎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淮乃上疏曰臣聞賈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孜孜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傳故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群雄分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資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存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乖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琊承宮

等或安居結駟告歸田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而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宴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詳覽群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大小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蹇蹇之中習譏諷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說錐刀之鋒斷刑辭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實后性好黃老而清淨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冗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諸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

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鑽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

翟酺順帝時為將作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大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為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大學大尉趙熹以為大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頽廢至為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遂起大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為酺立碑銘於學

魏劉靖文帝時為大司農衛尉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大學二十餘年而成者蓋寡由博士選輕諸生辟役高門子弟耻非其倫故學者雖有名而無其實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大學明制出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脩行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來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

高柔明帝時為博士執經入上疏曰臣聞遵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隳壞雄戰虎爭以戰陣為務遂使儒林之群幽隱而不顯大祖初興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與復辟羅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開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為陛下臨御先迪敷哲敷弘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啟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脩一國清選而使選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怠墮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縉紳競慕臣以為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為弘帝納之

晉戴邈懷帝永嘉中為征南軍司于時凡百草創學校未立邈上疏曰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

學是以古之建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道幽滯啟廣才思蓋以四六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與禮循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於魯衛賢者之於曩時勵與不勵故也自頃國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冠錫飲焉於長江兗狡鷓張于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於茂草四海之內人迹不交霸王有旰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苦戎首交拜於中原何遽籩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隳况曠載累紀如此之久焉今來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鐘鼓管絃之音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歎也夫世尚文

平遭亂尚武文武遞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天下未一非興禮學之時此言似之而不期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義必三年而通一經此天下平泰然後脩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荆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喪道久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下生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敝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督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劔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

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而已臣以闇淺不能遠識格言奉誦明令慷慨下風謂以三時之隙漸就脩建疏奏納焉於始脩禮學王導元帝初遷驃騎將領中書監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脩導上書曰夫治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彞倫攸叙有耻且格也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蒙而天下定者故聖主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沾肌骨習以成性迂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而後裁之以位雖王之嫡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不用事咸先本之于學故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所貴由乎道存則退如脩其身脩其身以及其家正家以及與鄉學學鄉以登于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已敦素之業著浮偽之道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即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禮教陵替頌聲不作于今二紀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樂樂必隳而况如此其久者乎先進漸忘揖讓之容後生惟聞金革之響干戈日尋姐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偽之風遂滋非所以習民靖俗端本抑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傾危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將滌穢蕩瑕撥亂反正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校闡揚六藝以訓後生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方今小雅盡廢戎虜扇熾鄧義陵遲國耻未雪忠臣義士所以扼腕禮樂政刑當並陳以俱濟者也苟禮義膠固純風載洽則

化之所陶者廣而德之所被者大義之所屬者深而威之所振者遠矣由斯而進則可朝服濟河使帝典闕而復補王綱弛而更張饕餮改情獸心革面揖讓而蠻夷服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者豈難也哉故有虞舜干戚而三苗化魯僖作泮宮而淮夷服桓公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復道教使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為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納之荀崧元帝時為大常時方脩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有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為不可乃上疏曰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士朝則廢儒學俊昔咸寧大康元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為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門子以弘儒訓三則祠儀二曹及大常之職以得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河圖秘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大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註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允選張華劉寔居大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墜于地陛下聖哲龍飛恢崇教道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楊二州先漸聲教學士移文于今為盛然

方疇

昔猶迂之一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通方之華寔儒風殊邈思竭
駑駘庶增萬分顧斯道隆於百世之上縉紳詠於千載之下伏
聞鄴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准
古計今猶未能半宜及鄴省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
增四顧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宜為鄭易置博士一人鄭易
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
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孔子懼而作
春秋諸侯韓妬懼已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
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聞之傳其書
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維末以發明理義信多奇偉學者好之
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俊斷決明審董仲舒之
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
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納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
所不載亦足有所計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依廢
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為三傳雖同
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接如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則戰爭之場
辭以劔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詔
曰崧表如此皆經國之務為政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今雖
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邪可共博士議者詳之議者多請從
崧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至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之難不可

應詹元帝時為後軍將軍上疏曰性相近習相遠訓導之風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間蔚為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為夷達以儒術清儉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材納之軌物也宜脩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皇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帝雅重其才深納之

袁環成帝時咸康中為國子祭酒于時喪亂之後禮教陵遲環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以弘遠大明禮學以流後生所以道萬物之性暢為善之道也宗周既興文史載煥端委垂於南蠻頌聲溢於四海故延州聘魯聞雅而難韓起過魯觀易而美何者立人之道於斯為首孔子恂恂以教洙泗孟軻係之

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于今猶存禮讓之節時或有之疇昔皇運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漸頽庠序之禮有關國學索然墳籍莫啟有志之徒抱志無田昔魏武帝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尚廢鞍覽卷投戈吟詠况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無虞江外謐靜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焉無聞洋洋之美墜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寔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誦諷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是則是詠豈不盛哉若得給其宅第備其學徒博士僚屬粗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環始也

謝石教武帝大原初為尚書上疏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翼善輔性惟禮與學雖理出自然必須誘導故洙泗闡弘道之風詩

書垂軌教之典敦詩悅礼王化以須而隆甄九流群生於陶是
乎穆世不常治道亦時亡光武投戈而習誦魏武息馬以脩學
懼墜斯文若此之至也大晉受命值世多阻雖聖化日融而王
道未備庠序之業或廢或興遂令陶鑄闕日用之功民性靡素
絲之益豐豐玄緒翳焉莫抽臣所以遠尋伏念寤寐永歎者也
今皇威退震戎車方靜將灑玄風於四區導斯民於至德豈可
不弘敷礼樂使煥乎可觀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普
脩鄉校雕琢琳琅和寶必至大啟群蒙茂茲成德匪懈于事必
由之以道則人競其業道隆學備矣帝納其言

殷茂為國子祭酒時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為學生增造廟屋一
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士君子耻與其列茂言之曰臣聞弘
化正俗存乎礼教輔性成德必資於學先王所以陶鑄天下津
梁萬物閑邪納善潜被於日用者也故能疏通玄理窮綜幽微
一貫古今彌論治化且夫子稱回以好學為本七十希仰以善
誘歸宗雅頌之音流詠千載聖賢之淵範哲王所同風自大晉
中興肇基江左崇明學校脩建庠序公卿子弟並入國學尋值
多故訓業不終陛下以聖德玄一思隆前美訓通居方導達物
生興復儒肆筌與後生自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避就存
者無幾或假託親疾直偽難知聲寔渾託莫此之甚臣聞舊制
國子生皆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者混雜蘭艾遂令人情耻
之子貢去告朔之餼羊仲尼猶愛其礼况名實兼喪面墻一世
者乎若以當今急病未遑斯典權宜停廢者別一理也若其不

然宜舊依准竊謂臣內外請官子姪普應入學制以程課今者見生或年在杆方格圓殊趣宜聽其去就各從所安所上謬合乞付外參議孝武下詔褒納又不施行

李遼清河人孝武時上表曰臣聞教者治化之本人倫之始所以誘達羣方進德興仁譬諸后土因治成器雖復百王殊禮質文參差至於斯道其用不爽自中華湮沒闕里荒毀先王之澤寢聖賢之風絕自此迄今將其百年造化有零否終有叅河濟夷徒海岱清及徘徊天邑感戀罔極乞臣表付外參議又不見省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二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六百三

學校部

奏議第二

宋范泰為國子祭酒時高祖初受命議建國學泰上表曰臣聞風化興哲於王敦訓表於盛世至悅莫先講習甚樂必奇朋來古人成童入學易子而教尋師無遠負糧忘難安親先國莫不由禮此若能出不由戶則斯道莫從是以明詔爰發已成渙汗學制既下遠近遵承臣之愚懷少有未達今惟新告始盛業初基天下改觀有志景慕而置生之制取少停多開不來之端非一途而已臣以家推國則知所聚不多恐不足以宣大宋之風引濟濟之美臣謂合選之家雖制所未達父兄欲其入儒學理

合開通雖小為晨昏所以大引孝道不修春秋則所陷或大故
趙盾忠而書弑許至孝而得罪以斯為戒可不懼哉十五志學
誠有其文若年降無幾而深有志向者何必即以一格而不許
其進邪楊烏預稷玄實在弱齒五十學易乃無大過者中朝助
教亦用品二穎川陳載已辟大保掾而國子助教即大尉為助
准之第所貴在於得才無繫於定品教學不篤獎厲不著今有
職閑而學優者可以本官領之門地堪二品宜以朝請領助教
既可以甄其名品斯以敦學之一隅其二品才堪自依舊從事
會今生徒有期而學校未立覆實實望其速向轍已淹其遲事
有以賒而宜急者始此之謂古今重寸陰而賤尺璧其道然也
時學竟不立

梁周引正累迂國子博士武帝周易疑義凡五十條又請釋乾
坤二繫曰臣聞易稱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然後知聖人之
情幾乎不可見矣自非含微躰極盡化窮神豈能通志成務探
頤致遠而宣尼之比桎梏絕常編於漆字軒轅之所聽瑩迂玄
珠於赤水伏惟陛下下日萬機匪勞神瞬息凝心妙本常自得
於天貞聖智無以隱其幾深明神無以輪其測不至若爻畫之
包於六經文辭之窮其兩繫名儒劇談以歷載鴻生抵掌以終
年莫有試遊其藩未嘗一見其族自制旨職司宣授後進析至
理於秋毫渙層冰於函谷臣親承音自制百降談哉成易道說
不無傳業但乾坤之蘊未列繫表之妙莫詮使一經深致尚多
所惑臣本庸淺輕率短陋謹與受業諸生清河張武等三百一

十二人於乾坤二繫象文未啟伏願聽覽之閑曲垂提訓得使
微臣鑽仰成其篤習後昆好事門有奉自惟多幸懼沐道於堯
年肄業終身不知老將至詔答曰設卦觀象事遠文高作繫表
言辭深理奧東魯絕編之思西伯幽憂之作事逾三古人更七
聖自商瞿稟承子庸傳受簡篇淪沒歲月遼遠由生表淄川之
譽梁丘擅琅邪之學代辟范生山陽王氏人藏荆山之寶各盡
玄玄言之趣說或去取意有詳畧近縉紳之學咸有稽疑隨荅
所問已具別解知尚張武等三百一十二人頃釋乾坤文言及
二繫萬幾小暇試當討論

陳沈不害文帝天嘉初為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得殿
學士自梁季亂喪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曰臣聞立人建

國莫尚於尊儒成俗化民必崇於教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
代環林璧水荼盛於兩京自淳源既遠澆波已扇物之感人無
窮人之逐欲無節是以訓設垂範啓導心靈譬彼染藍類諸琢
玉然後人倫以睦早高有序忠孝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固執
禮自基魯公所以難侮歌樂已細鄭伯於是前亡干戚舞而有
苗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沫泗之風載懷淹稷之盛有國有
家莫不尚矣梁大清算年數鍾否剝戎狄外侵姦回內戾朝聞
鼓輦夕炤烽火洪儒碩學解散甚於坑夷五典九丘湮滅逾乎
灰燼成均自斯墜荼瞽宗於是不脩褒成之祠弗陳裸享釋菜
之禮無糝俎豆頌聲寂寞遂踰一絕後生敦悅不見函丈之禮
晚學鑽仰徒深避席之歎陛下繼曆升統握鏡臨寓道洽寰中

威加無外濁流已清重氣載廊含生熙阜品庶咸亨宜其引正
禮樂建立庠序式稽古典慎簡儒官選公卿門子皆入於學助
教博士朝夕講肄使擔簦負笈錚錚接任方領短步濟濟成林
如切如嗟聞詩聞禮一年可以功倍三冬於是足用故能擢秀
雒州楊庭觀國入仕登朝資優學以自輔莅官從政故經茶以
治身輻駕列席青紫拾地古者王世子之貴獨與國子齒降及
漢儲茲禮不墜暨乎兩晉斯事彌隆所以見師嚴而道尊者也
皇太子天縱生知無待審喻猶宜晦迹俯同專經請業奠爵前
師肅若舊典昔闕里之堂草萊自闕舊宅之內絲竹流音前聖
遺烈深垂警戒况復江表無虞海外咸戴豈得不得開闡大猷
汲引至道寧可使玄教儒風弗興聖世盛德大業遂蘊堯年臣
末學小生嗣無足弄輕獻瞽言伏增悚惕詔荅曰省表聞之自
舊章弛廢微言將絕朕嗣寶茶念在緝熙而兵革未息軍國草
創常恐令典一朝泯滅卿才思優洽文理可求引惜大体殷勤
名教付外詳議休事施行

後魏高允為中書令獻文初詔允曰自頃以來庠序不建為日
久矣道肆陵遲學茶遂廢子衿之歎復見於今朕既纂統大茶
中外咸安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使進脩之茶有所律奇
卿儒宗元老朝望舊德宜與中秘二省參議以聞允表曰臣聞
經綸大業必以教養為先賢秩九疇亦由文德成務故避雍光
於周詩泮宮显於魯頌自永嘉以來舊章殄滅鄉閭無雅誦之
聲京邑絕釋奠之礼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每欲憲章

典經闡儒風方事尚殷弗遑克復陛下欽明文思慕承洪烈萬國咸寧百揆時序申祖宗之遺志興禮樂之絕棻爰發德音惟新文教縉紳黎猷莫不幸甚臣承旨勅並棻二省披覽史籍備究典記靡不敦儒以觀其棻貴學以篤其道伏思明詔玄同古義宜如聖旨營建學效以勵風俗使先王之道光演於明時郁郁之音流聞于四海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聞經典世履忠清堪為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通棻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脩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第獻文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

鄭道昭孝文時為國子祭酒上表曰臣竊以為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於學今國子學堂房粗置生誦闕

爾城南大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黎藿榛蕪遊兒牧豎為之歎息有情之輩實亦悼心况臣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迴神紆眄賜垂覽察若臣微意萬一合允重勅尚書門下考論營制之模則三雍可翹立而興毀銘可不日而就樹舊經於帝京播茂範於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不從道昭又表曰臣聞唐虞啓運以文德為本殷周致治以道藝為先然則禮樂者為國之基不可斯湏廢也是故周殷文教四海宅心魯秉周禮強齊歸義及至戰國分紘干戈迭用五籍灰焚郡儒坑殄賊仁義之經

貴戰爭之術遂使天下分離黔黎塗炭數十年間民無聊生者
斯之由矣爰暨漢祖於行陣之中尚優引叔孫通等光武興中
於撥亂之際乃使鄭衆范昇校書東觀降迨魏晉何嘗不殷勤
于篇籍篤學於戎五伏惟大魏之興也雖群凶未殄戎馬在效
然猶招集英儒廣開學校用能闡道義於八荒布盛德於萬國
教靡不懷風無不嫗今者乘休平之基開無彊之祚定鼎伊瀍
惟親寶曆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懷擊壤之慶而蠢爾聞吳阻
化江表先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停鑿佇蹕留心典墳命故
御史中尉臣李處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等妙選英儒以崇
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大學博士其
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時意存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

立自爾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凋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
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寔由於此矣伏惟
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達越會未凝務修道以來之遐方後服
敷文教而懷之垂心經典優游墳籍將使化越軒唐德隆虞夏
是故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學陋全經誠
蔽蒙素然往年刪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伏准前修尋訪舊事訖
封呈自邇迄今未蒙報判但廢學歷年經術淹滯請學令并制
俾勅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准詔曰具卿崇儒敦學之意良
不可言新令尋辦施行無遠可謂職思其憂無曠官矣道昭又
表曰竊惟罪遷中縣年將一紀縉紳褫業俎豆闕遂使濟濟明
朝無觀風之美非所以光國宣風納民執義也自往以來頻請

學令並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故當以臣自往年職淺濫所感悟者也館官無能有館宇既修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頒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後生覩徒義之機學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廟既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

孫惠蔚宣武初為祕書丞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上疏曰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緯地憲章典故述導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氏圖書祕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溫柔䟽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爰豸以精微為神春秋以屬辭為化故大訓炳於東序藝文光於麟閣斯寔大平之樞宗勝殘之

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茲乎及秦棄學術孔經泯絕漢興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典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收亡集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閱史徧訪講經論紙竹所造畧盡無遺臣學非通儒思不及遠徒循章句曲覃厠班祕省忝官承乏惟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揉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偏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承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為定本次第均寫永為常式其祕省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子諸紛綸部帙既妥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

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群書大集詔許之

南安王禎之子英宣武時為吏部尚書奏謹按學令許州郡學生三年一校所通經教因正使列之然後遣使就群練考臣伏惟聖明崇道顯成均之風蘊義光膠序之美是以大學之館又置於下國四門之教方稱於京里許習訓淹年聽授累紀然雋造之流應升於魏闕不革之輩宜返於齊民頃 皇都遷構江

陽未一故鄉校之訓弗違上請致薰猶之質均誨學庭蘭薰之體等教文肆令外宰京官銓考向訖求遣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別校練依令黜陟詔曰學業墮廢為日已久非一朝能勸比當別勅

劉芳為侍中領國子祭酒宣武時芳上表曰夫為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校為先誠復政有質文茲範不易諒由萬端資始衆所稟故也務唐虞已往典籍無據隆周已降任居虎門周禮

大司徒云師氏掌以微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虎門路寢之門外畫虎焉司王朝

言察王之視朝也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中失謂中禮其失禮者

蔡氏勸學篇云周之氏師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今之祭酒即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官與天子對大學在開陽門外

按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鄭氏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

內大學在外明矣按如洛陽記猶有仿像臣愚謂今徒縣 崧瀍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址至於國學豈可外替校量舊

事應在宮門中左右至如大學基所炳在仍舊營構又云大和二十年發勅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按自周以上學惟有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在貴郊爰暨周室學盖有六師氏居內大學在國四小在鄉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禮又云天子該四學當入學而天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按大戴保傳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大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按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法云內則設師保以教始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此其正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時宜在四門按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迄今大學故坊基址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大學坊併在四門猶為大廣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置制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否求集儒禮官議定其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

崔光孝明時為車騎大將軍領國子祭酒上表曰詩稱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又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卹其人是以書始稽古易本山泉觀於天文以察時變觀於人文以化天下孟子覈實衡向計說安世記篋於分南北山抱卷於河右元始孤論充漢帝之坐蓋皇片字懸魏王之帳前哲之寶重墳典珍愛分豪猶若此之至也矧迺聖典鴻經炳勒金世理為國楷表成家範迹實世模事

則人執千載之格言百王之盛烈而今焚荒汚毀積榛棘而弗
掃為魑魍之所栖宿童豎之所澄踞者乂誠可為痛心疾首府
膺扼腕伏惟皇帝陛下孝敬日休自天縱睿垂心初學儒業方
熙皇太后欽明慈淑臨制統化崇道重教留神翰林將披雲臺
而問禮拂麟閣以招賢誠宜將開闕里清彼孔堂而使近在城
闈面接宮廟舊郊為墟子衿求替豈所謂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也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繼以曹氏論初
乃三百餘載計未向二十記矣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相傾
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基蹠泥泐
或出於此皇都始遷尚可補復軍國務因遂不存檢官私顯隱
漸加剝撤播麥納菽秋春相因閉生蒿杞時致火燎由是經石
彌滅文字增缺職忝胃教參掌經訓不能繕修頽墜興復生業
倍深漸恥今未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主周視驅禁由
收制其踐穢料閱牌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
根原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今

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變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石
功并字多少款補治之於後靈太后廢遂寢

羊深前廢帝時前散騎帝侍兼侍中是時庠序廢替名教陵遲
深為上疏曰臣聞崇禮建學列代之所循尊重經道百王所不
易是以均塾洞啓昭明之頌載陽庠序大辟郁穆之詠斯顯伏
惟大魏乘乾統物欽若奉時模居唐軌率由前訓重以高祖累
聖垂衣儒風載慰得才之盛如彼薪樞固以追隆周而並驅駕

炎漢而獨邁宣皇下武式遵舊章用能榆楊盛烈聿修厥美自
茲已降世極道消風歆稍遠澆薄方兢退讓寂寥馳兢靡節進
必吏能外非學藝是使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專經大才其心
於陋巷然治之為本斯貴得賢苟值其人豈拘常檢三代兩漢
異世間出或釋褐中林鬱登卿尹或投竿釣渚徑登公相事柄
丹青義在往策攸哉邈乎不可勝記竊以今之所用弗勝前矩
至如當世通儒冠時盛德見徵不過四門登庸不越九品以此
取士求之濟治譬猶却行以及前之燕而向楚積習之不可者
其所由来漸矣昔魯興泮宮頌聲爰發鄭廢學校國風已譏將
以納民軌物莫始於經禮菁莪育才義光於篇什自兵亂以來
垂將十載干戈日陳俎豆斯闕四海荒涼民物凋弊名教頓虧

風流殆盡世之陵夷可為歎息陛下中興纂歷理運惟新方隅
稍厚實惟文德但禮賢崇讓之科治世未備還淳反朴之化起
言斯穆也夫先黃老而退六經史遷終其成竊貴玄虛而賤儒
術應氏所以亢言臣雖不敏敢忘前載且魏武在戎尚修學校
宣尼推論造次必儒臣愚以為宜重修國學廣延胄子使亟丈
之教日聞釋奠之禮不闕并詔天下郡國興立儒教考課之程
咸依舊典苟經明行修宜擢以不次抑斗筭喋喋之才進大雅
汪汪之德博收鴻生以光顧問繫維奇異共精得失使寰區之
內統務仁義之風荒散之餘漸知禮樂之用豈不美哉臣誠閤
矩敢慕前訓用稽古義上塵聽覽伏望陛下垂就日之監齊非
煙之化儻以臣言可採乞特施行廢帝善之

北齊邢邵西魏出帝時為國子祭酒與楊愔魏又請置學奏曰
二黷兩學之盛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十二
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言育青衿而敷典教用能享國長
乂風徽萬祀者也爰既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黎故
九服分離社終二代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之義
東京有三本之盛建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
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合今古烈教序於鄉黨廓詩書
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曆
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戎馬生郊雖逮為山還停
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
之迹城隍固之重闕博石之上墉構顯望之要少樓謝之飾加以
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
儀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地不
脩仍同畎澮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楊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
臣子所以匪寧億兆無所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
既任事矣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
子雖有學官之名無教授之實何異兔絲葵麥南箕北斗哉
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
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
敢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
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服稽延則劉向之言微矣但事不兩興
須有進退以過量之宜罷上方彫美之任頗省永寧土木之工

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停諸事役非世急者
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尉爾而復興誦諷之音煥然
而更美崇謝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寺顯麗於中更明古今重
遵鄉飲廓遠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
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体歟矣太后今日配饗大禮為國之本比
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海晏寧當勅有司別議經始隋牛
弘高祖開皇初為祕書監以典籍缺久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
經籍所興由來尚矣文書肇於庖羲文字生於蒼頡聖人所
以引宣教導博通古今揚於王庭肆於夏時故堯稱至聖猶
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觀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
之志武王問皇帝顓頊之道大公曰在 書是知握符御曆有
國家者曷常不以詩書而為教因禮樂而成功也昔周德衰既
舊經紊弃孔子以大學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開詩正
五始而脩春秋闡十翼而引易道治國立身任範垂法及秦皇馭寓
喬滅諸侯任用威力事不師古始下焚書之令行隅語之刑先王
墳籍掃地皆盡本既先亡從而顛覆臣以圖讖言之經典盛衰信
有徵數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改秦之弊敦尚儒術建藏書之策
置校書之官屈壁山巖往往間出外有大常大史之藏內有延閣祕
室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
向父子雝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長安兵起宮室
圖書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
求文雅於是鴻儒鉅儒繼踵而集懷經負帙不遠斯至肅宗親臨

講肆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
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惟囊所取而西裁七十餘
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
在祕書內外三閣遺書祕郎鄭默剛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
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雖古文
舊簡猶云有缺新章後錄鳩集已多足得恢引政道訓範當世屬劉
石憑陵京華覆滅朝章國典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
寇竊競興因何據洛跨秦帶趙詢其建國立家而傳名號憲章禮樂
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泓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繩口千卷皆赤軸青紙
文字古拙僭偽之盛莫過二秦以此而論是可明矣故知衣冠軌而圖畫記注
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為多齊梁之經史彌盛宋

祕書丞王檢依劉氏七畧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
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
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
王檢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
因斯尽萃于繹矣乃周師入郢繹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纒一
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復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
闕如周氏創基閔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
方虛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
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
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
止有其半至于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弥復為少臣以

經書自仲尼已後迄于當今年逾千載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世伏惟陛下受天受明命君臨區宇功無與二德冠往初自華夏分離彞倫攸斁其間雖霸王遞起而世難未夷邠崇儒業時或未可今土宇邁于三王民黎盛于兩漢有人有時正在今日方當大引文教納俗升平而天下圖書尚有遺逸非所以仰協聖情流訓無窮者也臣史籍是司寢興懷惧昔陸賈奏漢祖云天下不可馬上治之故知經邦立政在于典謨矣為國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集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然士民殷雜求訪難知縱有知者多懷恡惜必湏勸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發明詔蕪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重道之風超于前世不亦善乎伏願天監少垂照察帝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資縑一疋一二年間篇籍稍備

柳昂為上開府時高祖受禪昂見天下無事可以勸學行禮因上表曰臣聞帝王受命建學制禮故能移既往之風成維新之俗自魏道將謝分割九區開右山東又為戰國各逞雄詐俱殉干戈賦役繁重刑政嚴急蓋救焚拯溺無暇從容非朝野之願以至於此晚世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澆弊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於時則儒雅之道網禮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軌物由茲而壞伏惟陛下稟灵上帝受命旻天合三陽之期應千祀之運往者周室頽毀區宇沸騰聖冊風行神謨電發端坐廟廊蕩滌萬方俯順幽明居臨四海擇萬古之典無

善不為改百王之弊無惡不盡至若因情緣義為其節文故以
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獻尚未盡行臣緣蒙獎策從政
藩部人庶執儀實見多闕儒風以墜禮教猶微是知百姓之心
未能頓變仰惟深恩遠慮情念下民漸被以儉使至於道臣恐
業淹事緩動延年世若行禮勸學道教相催必當靡然尚風不
遠而就家知禮節人識義方比屋可封輒謂可遠帝覽而善之
劉炫開皇中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開皇二十年廢國子
四門及州縣學惟置大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
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初高祖不納

新刊監本六百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四

學校部八

奏議第三

唐房玄齡太宗時為左僕射貞觀二年十二月與國子博士朱
子奢建議云武德中詔釋奠於大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享
臣以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夫子故晉宋梁陳及
隋大業故事皆以孔丘為先聖顏回為先師歷代所行古今通
允伏請停祭周公升夫子為先聖以顏回配享詔從之

許敬宗為太子右庶子檢校中書侍郎貞觀二十年詔曰左丘
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
鄭衆杜子春馬融尹植鄭互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賈

達總二十四座春秋二仲行釋奠之禮初以儒官自為祭主直云博士姓名昭告于先聖又州縣釋奠亦以博士為主敬宗奏曰按禮記文王世子凡學官春釋奠於先師鄭注云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既非國學行禮所以不及先聖至於春秋二時合樂之日則天子視學命有司典禮即總祭先聖先師焉秦漢釋奠無文可檢至於魏武則使太常行事自晉宋以降時有親行而學官主祭全無典實且名稱國學樂用軒懸尊俎威儀蓋皆官備在於臣下理不合專况凡在小神猶皆遣使行禮釋奠既准中祀據理必須稟命今請學國釋奠令國子祭酒為初獻祝詞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為亞獻其諸州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縣學縣令為初獻丞為亞獻博士既無品秩請主簿及尉通為終獻若有闕並以次差攝州縣釋奠既請刺史縣令親獻主祭望準祭社同給明衣修附禮令以為永則

長孫無忌為太尉高宗顯慶二年朶月十一日議曰按新禮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又準貞觀二十一年以孔子為先聖更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與顏回俱配尼父於大學並為先師今據永徽令聞改用周公為先聖遂黜孔子為先師顏回丘明並為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鄭玄注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先師者若漢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師者又禮記曰始立學釋奠于元聖鄭玄注曰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為定昭然自別聖則非周即孔子則偏

善一經漢魏以來取捨各異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為先聖求其節文適有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康成之奧說正夫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師永垂制於後昆華往代之紕繆而今新令不詳制旨輒事刊改遂違明詔但成王幼年周公踐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又說明王孝道乃述周公嚴配此即姬旦鴻業合同者祀之儒宮就事實貶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極交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千世故孟軻稱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漢已降奕葉封侯崇奉其聖迄於今日胡可降茲上哲俯入先師且丘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為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於義為允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詔從之

陳子昂梓周人則天光宅元年昂上疏曰臣竊獨有私恨者惟陛下之欲興崇大化而不知國家大學之廢積歲月久矣學堂蕪穢畧無人蹤詩書禮樂罕聞習者陛下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臣聞天子立大學所以聚天下賢英為政教之首君臣上下之禮於是興焉揖讓尊俎之節於此生焉是以天子得賢臣由此也今則荒廢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豈可得哉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隳柰何天子之政而輕禮樂哉陛下何不詔天下胄子使歸大學而習業乎斯亦國家之大務也

常嗣立為鳳閣舍人聖曆二年十月嗣立上疏曰臣聞禮記曰

化人成俗必由孝乎孝之於人其用蓋博故立大孝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王之諸子卿大夫士之子及國之俊選皆造焉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孝而成者國家自永淳以來國孝廢散胄子棄缺時輕儒孝之官莫存章句之選貴門後進競以僥倖升班寒族常流復因凌替弛業考試之際秀茂罕登驅之臨人何以從政又垂拱已后文明在辰盛典洪休日書月至因籍際會入仕九多陛下誠能下明制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孝校三館生徒即令追集王公以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孝伏膺訓典崇飭館廟尊尚儒師盛陳奠菜之儀宏敷講說之會使士庶觀聽有所發揚引獎導德於是乎在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矣

劉子玄玄宗開元初為左庶子上孝經注議曰謹按俗所行孝經題曰鄭氏注愛在近古皆云鄭康成而魏晉之朝無有此說至江左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大元元年再聚群臣共論經義有荀昶撰集孝經諸說始以鄭氏為宗自宋梁已來多有異論陸澄以為非玄所注謂不藏於秘省王儉不依其請遂得見傳於時魏齊則立於孝官著在律令蓋由魯俗無識故致斯訛舛然則孝經非玄所注其驗十有二條據鄭君自注云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為袁譚所逼未至元城乃注周易都無注孝經之文其驗一也鄭君卒后弟子追論師所注述及應對時大謂之鄭志其言鄭所注者惟有毛詩尚書周易都不言孝經其驗二也又鄭志目錄記鄭之

所注五經之外有中候書傳七政論乾象曆六經論毛詩譜答
臨碩難禮時為李官馭許慎異義發墨守箴膏肓及答甄子然

等書寸紙片言莫不悉載若有孝經之注無容匿而不言其驗

三也鄭之弟子教授門徒祖述師言更相問答編錄其語謂之

鄭記惟載詩書禮易義論語不及孝經其驗四也趙商作鄭先

生碑銘具稱諸所注義駁論亦不言注孝經晉中經薄周易尚

書尚書中候尚書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凡九書皆云

鄭氏注名玄至於孝經則稱鄭氏解無名玄二字其驗五也春

秋緯演孔圖云康成注三禮詩易尚書論語其春秋則有平論

宋均詩緯序云先師北海鄭司農則均是玄之傳業弟子也師

所注述無容不知云春秋孝經雖有評論玄之不注於此特明

其六也又宋均孝經緯注引鄭六藝論叙孝經云玄又為之注

司農如是而均無聞焉有義無辭令餘昏惑幸鄭之語而云無

聞其驗七也宋均春秋緯注云玄為春秋孝經畧說則非注之

謂所言玄又為之註者汎辭耳非事實其序春秋亦云玄又為

之注寧可復責以實注春秋乎其驗八也後漢史書存於代者

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崧等其為鄭玄傳者載其所注皆無孝

經其驗九也王肅孝經傳首有司馬宣王之奏玄奉詔令諸儒

注述孝經以肅說為長若先有鄭注應言及而都不言鄭其驗

十也王肅注書發揚鄭矩凡有小失皆在聖證若孝經此注亦

注鄭氏被肅攻擊者最應煩多而肅無言其驗十一也魏晉朝

賢辨論時事鄭氏諸註無不得隱未有一言引孝經之注其驗

十二也凡此證易為討覈而代之孝者不覓其非乘彼謬說競相推牽諸解不立孝官此注獨行於代觀夫言語鄙陋義理乖踈固不可以示彼後來傳諸不朽如古文孝經孔傳本出孔氏壁中語其詳正無俟商確而曠代亡逸不復流行至隋開皇十四年侍書學生王孝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瓘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經稽疑一篇以為此書經文盡正傳義甚美而歷代未嘗置於孝官良可惜也然則孔鄭二家雲泥致隔今綸旨發問校其短長遇請行孔廢鄭於義為允又今俗所行老子是河上公注其序云河上公者漢文帝時人結草菴於河曲乃以為號所以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此乃不經之鄙言流俗之虛語按漢書藝文志注老子者二家河上所釋無聞焉爾豈非注者欲神其事故假造其說邪然其理乖謬雖使絕別朱紫粗分菽麥亦皆嗤其過繆而况有識者乎豈如王弼英才俊識願微索隱考其所注義旨為優必黜河上公昇王輔嗣在於孝者實得其宜又按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藝文志韓易有三篇丁易有八篇求其符會則事殊隳刺者矣以東魯伏膺文孝與子游齊列西河告老名行將夫子連蹤歲越千齡時經百代其所著述沉醫不行豈非後來假憑先哲亦猶石崇謬稱阮籍郭璞濫名周室必欲行用深以為疑子玄又上言曰臣才雖下劣而學實優長

竊目不遜以為近古已來未之有也當以鄭氏孝經河上公老子二書訛舛不足流行孔王兩家實堪師授每懷此意其願莫從伏見去月十日勅令所司詳定四書得失具狀聞奏臣等草議請行孔王二書牒禮部訖但今庸儒淺識聞見不周可與共成難與慮始蓋孔父有言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此則古今循環愚智往復豈前者必是而後者獨非乎是以老篇莊子與於晋代公羊穀梁寢於魏曰春秋左氏因元凱而方著尚書孔傳至光伯而始行斯皆好尚不同晚仍竟悟承習既久近輒施張伏惟開元皇帝陛下嘗以九重餘隙窮覽文藝百氏詳觀游心經典爰降綸綍俯建芻蕘臣輒以愚識上符睿旨伏望明恩曲垂照察如將為允請即頒行不可使隨流腐儒叅論級今議者欲取近儒詭說殘經缺傳而廢鄭注理實未可望請准令式孝經鄭注與孔傳依舊俱行又得議稱老子道德者是謂玄言注家雖多罕窮厥旨河上蓋憑虛立號漢史實無其人然其注以養神為宗以無為為體其詞近其理引小足以脩身潔誠大可以寧人安國故顧歎曰河上公雖曰注書即史立教皆沒畧遠體指明近用斯可謂知言矣王輔詞雅善玄談頗採道要窮神明乎橐籥守靜默於玄牝其理暢其旨微在於玄孝頗謂所長至若近人立教脩身引道則河上為得今望請王河二注令孝者俱行又得議稱謹按劉向亡畧有子夏傳但此書不行已久今所存者多失本其又荀勗中經簿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所作是先達疑非子夏矣又隋書經籍志云子夏傳殘

缺梁氏六卷今兩卷是其書錯謬多矣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畧云易傳子夏韓氏而載薛虞記又今秘庫有子夏傳薛虞記其傳文質畧指輒非遠無益後李不可將帖正經伏奉今年三月十日勅曰孝經者德教所先自則以來獨宗鄭氏遺旨今則無文又子夏易傳近無習者輔嗣注者亦甚甄明諸家所傳玄有得失獨據人說能無短長令儒官詳定所長令明經者依習若將理等亦可兼行其作易者兼帖子夏易傳詳其可否奏聞者又奉四月九日勅曰大子左庶子劉子玄奏孝經注請廢鄭依孔老子注請停河上公行王輔嗣易傳非子夏所造者付臣所司令諸儒與子玄對質定詳必須理勝義成不得飭詞爭辨者臣等國子博士司馬貞大李博士郗常通等十人對如前子玄其義景寅中書門下奏曰劉子玄奏注孝經請廢鄭依孔注老子請停河上公行王易傳非子夏所造者子玄博識誠則純儒全非衆家亦則未可且孝經鄭義行已多時老子河注用亦云久并子夏易傳文不折於片言望並付所司令諸儒與子玄對質定必須理勝義成不得飭詞爭辨論定奏聞是時尚書禮部奏義曰臣得國子博士司馬貞等議稱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顏芝本至劉向以本參校古文省煩除惑定為此一十八章其注相承云是鄭玄所作而鄭志其目錄等不載故往賢共疑焉惟荀昶范曄以為鄭注故昶集解孝經具載此注而其事云以鄭為主是先達博選此注為優且其注縱非鄭氏所作而義旨敷暢頗將為得雖數處小有隱亦未爽經實通其古文二

十二章元出孔壁先是安國作傳後遭巫蠱代未之行荀昶集注之時尚有孔傳中國遂王其本近儒欲崇古孝妄作此傳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偽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仲尼正說按其章云閨門之內且禮矣乎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之句凡鄙不合經典又分庶人章從故自天子已下別為章乃加子曰二字然故者連上之詞既為章首不合言故是古文既亡後人妄開此等數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非但經文不真抑亦傳義淺偽又注云因天時就地之利暴其肌體朝暮從事露髮塗足少而習之其心安焉此語雖旁出諸子引之為注何言之鄙俚乎與鄭所云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優劣懸殊曾何等請依諸儒為定

馬懷素開元初為秘書監以書籍散逸條流無叙懷素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辨淄澠望檢括近書篇目并前志所遺者續王儉七志藏之秘府於是召李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錄并刊正經史粗創首尾

李元瓘為國子司業開元八年三月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必事資經遠則斯道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諳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

學無反四經殆絕既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孝生望請各量配
作業并貢人預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
許其入策以此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又奏先聖
孔宣父廟先師顏子配座今其像立侍准禮授坐不立授立不
跪况顏子道亞生知才光入室既當配享其像見立請據禮文
合從坐侍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並服膺儒術親承聖教復列
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檢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沾從祀
豈有升堂入室之子猶不沾配享之餘望請春秋釋奠列享在
二十二賢之上七十子文翁之壁尚不缺如豈有國庠遂無圖
繪請命有司圖形於壁兼為立贊庶敦勸儒風光崇聖列曾參
孝道可崇猶受經於夫子望准二十二賢預享從之

楊瑒為國子祭酒開元十七年三月上言曰大學者教人務禮
樂敦詩書也古制鄉大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咸造
為故曰十五入大學學先聖之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班以品
類分以師長三德以訓之四教以睦之人既知勸且務通經學
或業著然後爵命加焉以之効職則知禮節以之蒞人使識廉
讓則樸棧之詠興也伏聞承前之例監司每年應舉者常有千
數簡試取其尤精上者不過二年百人省司重試但經明行脩
即與擢第不限其數自數年以來省司定限天下明經進士及
第每年不過百人兩監惟得一二十人若常以此數而取臣恐
三千學徒虛費官廩兩監博士濫糜天祿臣竊見流外入仕諸
色出身每歲向二千餘人方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自然服勤

道業之士不及胥吏浮虛之徒以其効官豈識於先王之禮義
國家大啓庠序廣置教道厚之以政始訓之以士先豈徒然哉
將有以也陛下設孝校務以勸進之有司為限約務以黜退之
臣之微誠實所未晚臣伏見承前以來制降遁迹丘園孝弟力
田或試時務策一道或通一經粗明文義即放出身亦有與官
者此國家恐其遺才至於明經進士服道日久請益無倦經策
既廣文辭極難監司課試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其第十又不收
其一二若長以為限恐儒風漸墜小道將興若以出身人多應
須諸色都咸豈在獨抑明經進士也玄宗甚然之

歸崇敬為國子祭酒兼集賢孝士代宗大曆五年皇太子欲以
仲秋之月於國子行齒胄之禮崇敬以國學及官名不稱請改
國學之制兼更其名曰禮記王制曰天子孝曰辟雍又五經通
義云辟雍養老教孝之所也以刑制言之雍雍也辟壁也雍水
環之圓如壁形以義理言之辟明雍和也言以禮樂明和天下
禮記亦謂之澤宮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故前代
文王亦呼云辟池亦曰壁沼亦謂之孝省後漢光武立明堂辟
雍靈台謂之三雍宮至明帝躬行養老於其中晉武帝亦作明
堂辟雍靈臺親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又別立國子孝以殊士
庶永嘉南遷惟有國子學不立辟雍北齊立國子寺隋初亦然
至煬帝大業十三年改為國子監今國家富有四海声名文物
之盛惟辟雍獨缺伏請改國子監為辟雍省又以祭酒之名非
學官所宜按周禮師氏掌以美詔王教國子請改祭酒為大師

氏立正三品又司業者義在禮記云樂正司業長也言樂官之
長司主北業爾雅云大板謂之業按詩周頌設業設簋崇牙樹
羽則業是懸鍾磬之籩簋也今太學既不教樂於義則無所取
請改司業一為左氏一為右氏位正四品又以上五經六籍古
先哲王制禮之式也國家創業制取賢之法立明經發微言於
衆孝釋回增美選賢與能自艱難以來取人頗易考試不求其
文義及第先取於帖經遂使顯門業廢請益無從師資禮虧傳
受義絕今請以禮記左傳為太經周禮儀禮毛詩為中經尚書
周易為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其公羊穀梁之疏既少請共准一
中經通置博士一員所擇博士兼通孝經論語依憑章疏講解
分明住引旁通問十得九兼德行純潔文詞雅正儀刑規範可

為師表者令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者給驛年七十已上者
蒲輪其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上下生徒之
數各有差其舊博士助教直講經直及律館算館書館助教請
皆罷省其教授之法孝生置監謁同業師其所執贄暇脩一束
清酒一壺衫布一段其色隨師所服出中門延入與坐割脩酌
三爵而止乃發篋出經摳衣前請師為依經辨理畧舉一隅然
後就室每朝晡二時請益師亦二時居講堂說釋道義發明大
體兼教以文行忠信之道示以孝悌睦友之義旬省月試時考
歲貢以生徒及第多少為博士考課上下其有不率教者則擯
楚朴之國子之不率教者則申禮部移為太學生太學之不變
者移為四門四門之不變者復本役終身不齒雖率教九年而

學不成者亦歸之州李其禮部考試之法請無帖經但於所習經中間大義二十得十八為通兼論語孝經各問十得八兼讀所問文注義疏必令通熟者為一通又於本經問時務策三道通三為及第其中有孝行聞於鄉閭者舉解具言於習業之下省試之曰觀其所實義少兩道亦謂兼收其天下鄉貢亦如之習業考試止於明經名得第者授官之資與進士同若此則教業日深而禮讓興別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之來者也詔下尚書集百寮定議以聞義者以為省者禁也非外司所宜名周禮代掌其職者曰氏國李非代官不宜為太師氏其餘大抵以俗習既久重難改作其事不行德宗建中三年二月崇敬奏上丁釋奠其日准舊例合集朝官講論五經文義自大曆五年以前常行不絕其年八月以後權停講論今既日逼恐須復舊依奏

宇文炫為右補闕以德宗貞元三年正月上言請京畿諸縣鄉村廢寺並為學並上制置事二十餘件疏奏不報

裴肅貞元中為國子司業奏爾雅為六經文字之楷老子是聖人玄微之旨請勒天下明經進士五經及明一經進士五經及諸科舉人依前習道德經者宜准天寶元年勅處分應合習爾雅者並准舊式初天寶元年尊崇道教以老子乃玄元皇帝微言奧旨不可列為小經令有司以爾雅代老子至貞元五年四月宰臣又議云所習爾雅多是草木鳥獸之名無益理道又令舉人停爾雅改習道德經至是又改為

武少儀為國子司業貞元十七年五月訛言云外人妄談禁中
事神威軍令將吏分捕入軍中鞠問時國子監學士何竦曹壽
被收少儀上疏言太學生何竦曹壽等今月十四日有兩人稱
是神威軍官健本軍奉進止令追其人亦不言姓名緣神威是
禁軍稱奉進止所由不敢隨去臣亦不敢牒問經今二日更不
見迴臣伏以何竦曹壽等學生之中素無異迹皆勤藝業臣職
在監臨頗所安委察訪遊處不涉非違今忽被軍中密收恐橫
被註誤太學生胄多以自來方自見追此二人不知其故咸聞
驚懼莫敢保安何竦等儻情理難容伏乞明示罪狀加以刑法
如或枉遭誣執伏計必盡其辭冀無濫罰人知懲警臣謬當承
乏職領生徒今其干犯國章敢逃罪責由是何竦曹壽得釋

馮伉為國子祭酒憲宗元和元年四月伉奏應解補學生等因
家崇儒本於勸學既居庠序宜在交脩有其藝業不勤遊處非
類樗蒲陸博酗酒喧爭凌慢有司不脩法度有一于此並請解
退又有文章帖義不及格限頻經五年不堪申送者亦請解退
其禮部所補學生到日亦請准格帖試然後給厨後每月一度
試經年等第不進者停厨度以止姦示其激勸又准格九年不
及第者即出監訪聞比來多改名却入起今已後如有此類請
送法司准式科處勅旨從之

元和二年八月國子監奏准勅今月二十四日諸州府鄉貢明
經進士見訪宜令就國學官講論質定疑義仍令百寮觀禮者
伏恐孝官職位稍卑未足飾揚盛事伏請選擇常參官有儒學

者三兩人與李官有儒學者庶聖朝盛典輝映古今於是命兵部郎中蔣武考功員外郎劉伯芻著作郎李蕃太常博士朱頴鄭王府諮議章庭規同赴國子監講論是年十二月國子監奏兩京諸館學生總六百五十員請每館定額如後西監學生總五百五十員國子館八十員太學館七十員四門館三百員廣文館六十員律館二十員書館十員算館十員又奏伏見天寶以前國館學生其數至多並有員額至永泰後四監置五百五十員東監近置一百員未定每館員額今謹具定額如後伏請下禮部准額補置勅旨依奏

鄭餘慶為太子少師判國子祭酒事元和十三年十一月餘慶以太學荒墜日久生徒不振遂奏請率文官俸祿脩廣兩京國子監時論羨之十四年十二月餘慶又奏請京見任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及外使兼京正員官者每月所請料錢請率計每貫抽一十文以充國監脩造先師廟及諸室宇繕壁經公廨雜用之餘益充本錢諸色隨便益處置臣以為應是文吏無非孔徒所取至微足以資學教化之根本人倫之紀綱陛下文德武功戡亂除暴事超歷代道冠百王國學毀壞荒蕪蓋以兵戎自久而葺脩未暇也今寇雖滌蕩天下砥平爰俾耆臣叨領儒職臣兢於受命敢不肅恭伏念旬時莫過於此伏望天恩便賜允許仍令戶部每月據數並以實錢付國子監其東都留司京官亦准數率錢便充東都國子監子脩理制可

常乾度為國子祭酒穆宗長慶二年閏十月奏當監四館學生

每年有及第闕員其四方有請補學生人並不曾先於監司陳狀便自投名禮部計會補署監司因循日久官吏都檢牽但准禮部開牒收管有乖太學引進之路臣既忝守官請起今已後應四館有闕其每年請補學生者須先經監司陳狀稱請替某人闕監司則先考試通畢然後具姓名申禮部仍稱堪充孛生如無監司解申請不在收管之限舊例每給付廚房動多喧競請起今以後當監進士明經等待補署畢闕牒列監司則重考試其進士等若重試及格當日便給厨及房其明經等考試及格後待監司解送則給厨房庶息喧爭當監四館孛生有及第出監者便將本住房轉與親故其合得房孛生則無房可給請起今以後孛生有及第出監者仰館子先通狀納房待有新補

學生公試畢後便給令居住當監承前並無專知館博士請起今以後每館衆一人知館事如生徒無故喧競者仰館子與業長通狀領過知館博士則准監司滌流處分其中事有過悞衆可容恕監司自議科決如有悖慢師長彊暴毆打請牒府縣錮身遞送鄉貫勅旨宜依文宗太和五年十二月國子祭酒斐通奏當司所授丞簿及諸博士助教直講等謹按六典云丞掌判監事凡六學生每有業成上于監者以其業與司業祭酒試之明經帖經口試策經義進士帖一中經試雜文策時務徵事注云其試法皆依考功口試明經帖限通八以上明法明筭皆通九以上主簿掌印勾檢凡學生有不率師教者則舉而免之其頻三年下第九年在學無成者亦如之注云假如違程限及作

樂雜戲者同准彈琴習射不禁諸博士助教皆分經教授學者
每授一經必令終講所講未終不得改業請博士助教皆云諸
學生讀經文通熟然後按文講義每旬放一日休暇前一日博
士考試其試讀書每千言內試一帖帖三言講義者每二千言
內問大義一條摠試三條通二為及第通一及全不通者斟量
決罰謹其當司官吏及學生令典條件如前伏望勅下有司允
臣所奏勅旨宜依

七年八月國子監起請准今月九日德音節文令監司於諸道
搜訪名儒置五經博士一人者伏以勸學專門復古之制傳採
計當年講授多少以為考課等給應補當司諸學生等按季令
儒術以備國庠作事之初須有獎進伏請五經博士秩此國子

博士今左氏春秋禮記周易尚書毛詩為五經論語爾雅孝經
等編簡既少不可特立學官便請依舊附入中經勅旨依奏其
年十二月勅於國子監講堂兩廊創立石壁九經并孝經論語
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

鄭覃為相兼國子祭酒文宗開成元年覃奏請置五經博士各
一人緣無祿俸請依王府例給祿粟從之

開成二年八月國子監奏得覆定石經字體官翰林待詔唐玄
度狀准大和七年二月五日勅覆五經字體者今所詳覆多依
司業張參五經字為准其舊字樣歲月將久畫點參差傳寫相
承漸致乖誤今並依字書與校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錄
為新如九經字樣一卷請附於五經樣之末用證訛誤勅旨依

奏

馮審為國子祭酒宣宗大中五年十一月審奏孔子廟堂碑是
太宗皇帝建立睿宗皇帝書額備稱唐德具贊鴻猷文翰顯然
貞石斯在洎武后權政國跡僭移竊於篆額中間謬加大周兩
字豈可尚存偽跡以紊清朝疑誤將來傳流僭謬其大周兩字
伏望天恩許令琢去謹錄奏聞勅馮審所請刊正說文頗叶事
體宜依

皮日休以懿宗咸通中舉進士上書二首其一請以孟子為學
科詞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
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而子者必斥乎經史
為聖人之賊也夫孟子之文燦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盡於秦自

漢代得其書常置博士以顯其孝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
得真聖之微旨也不然者何其道燁於前而其書汲汲於後得
非道拘乎正文失於奧有所邪者憚正而不牽嗜淺者鄙奧而
無稱邪蓋仲尼愛文王如嗜昌歎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
其嗜在乎孟子矣夫古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
以楊墨為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之功利於人
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至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
亦登於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
文也讀之可以為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為洪荒之民安有能汲
汲以救時補教為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為主
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同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

矣
孔緯為相兼國子祭酒昭宗大順元年二月緯奏文宣王祠廟
經兵火焚毀有司釋奠無所請内外文臣各於本官料錢上每
一緡抽十文助脩國孝從之

後唐段顥為太常丞明宗天成二年三月奏請國孝五經博士
各講本經以申橫經齒胄之義四年十二月國子監奏伏以國
家開設庠序比要教生徒所以日就月將知討論之不廢卜禘
視學明考校之有程先生既以親臨孝士豈宜他適盖以頃者
監名雖補各以私便無常且居岡離群則孝能敬業終成孤陋
誰為琢磨但希託迹為梯媒只以多年為次第罔思蟻術惟俟
鶯遷忍淹遠養之時徒積觀光之歲今國家化被流沙漸海政

敷有截無彊大扇素風恢張至道是以重興數仞分設諸官教
且有常業成無忒而况時物甚賤館舍尤多諒無懸罄之虞足
得撞鍾之問但自學徒所好可以教亦随机既欲成名必須精
業如有好春秋者教之以屬辭比事三體五情尊王室而討不
庭昭沮勸而起新舊其所異同者則引之以二傳也如有好禮
者則教之以恭儉莊敬長幼尊卑言揖讓而知敵酬明冠婚而
重喪祭其所訟革者則證之以二禮也如有好詩者則教之以
溫柔敦厚辨之以草木蟲魚美盛德而刺淫昏歌風雅而察正
變如有好書者則教之以疏通知遠釋之以訓誥典謨思帝德
而敬王言稽古道而統皇極如有好易義者則教之以潔靜積
微戒之以躁動兢進體十翼而分交叉應吉凶而先擬議也至

於歷代子史備述變通既屬異端誠非教本但以適當凝凍將
近試期欲講小經以消短景今以請尚書博士田畝講勘論語
孝經行莫大於事親道莫愈於務本如有京中諸官子弟及外
道舉人况四門博士趙著見講春秋若有聽人從其所欲顯俟
放榜別啓諸經既溫故而知新惜寸陰而輕尺璧顯經者若能
口誦碩學者又得指歸自然縻好爵以當仁策科名而得俊幸
不孤於選士冀有益於化風從之

王騫為刑部郎中天成二年七月奏請採訪圖籍

呂或休為左補闕天成四年五月上書請勅諸道興崇學校

李超為著作郎長興元年十月奏秘書監空有省名而無解署
藏書之府無屋一間無書一卷非人文化成人道請依六典創

脩之

楚馥為尚書博士長興三年奏請皇子習尚書知君臣父子之
義

漢司徒詡為禮部侍郎乾祐三年上言臣聞致理之方咸資稽
古多聞之道詎捨群書歷代已來斯文不墜石渠蓬閣今則闕
於芸編百氏九流在廣頒於搜訪唐朝並開三館皆貯百家開
元之朝羣書大備離亂之後散失頗多臣請國家開獻書之路
凡天下文儒衣冠舊族有收得三館云書許投館進納據卷帙
多少少則酬之以緡帛多則酬之以官資自然五六年間庶幾
粗備從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四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六百五

學校部九

注釋

夫六藝之文所以明天理正人論學者之所宗百王之取則者也仲尼既沒微言遂絕而聖門達者傳受彌廣歷聘諸國奮為人師亦復敷繹奧義為之訓傳秦并天下乃有坑焚之酷編簡散逸大義益乖自漢之表章六經尊立學校方領矩步之士亦稍稍而出故其演暢經旨發明典詔廣章句之學極討論之致師資或異傳受不同各自名家咸用垂世至乃述其訓詁以發揮隱顯推厥義例以錯綜條貫著撰之美藹乎前聞建乎百家之衆製歷代之載籍為之注釋以輔其說者并紀焉

卜商魏人為魏文侯師傳周易二卷

漢孔鮒為陳勝博士撰論語義疏三卷

周王孫洛陽人作易傳二篇史不載官下倣此

服先齊人一云服生著易傳

彭宣字子佩淮陽人為大司馬長平侯作易傳

載宗字子平沛人為少府作易傳

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

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與不得已者言不得已也

最近三家皆列於學官徵為太中大夫也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大傅嬰推詩人之

意而作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貢生

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

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

賈誼為梁王傅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

丁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

大誼而已故謂之經旨趣也今小章句是也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為即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

徒以彖象係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隋志載直注周易四卷

董仲舒為江都相少治春秋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

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正杯蕃露清明竹林之

屬皆其所著書名也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隋志載仲舒撰春秋決事十卷

夏侯勝為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解其意者今義疏也

后倉通詩書為博士至少府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曲臺
殿在未央宮

孟喜字長卿為曲臺署長丞相掾為易章句十卷

張禹為成帝師以帝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後至丞相安昌侯

劉向考易說以為諸易家說後至中壘校尉歐陽高為博士作尚書章句

京房為魏郡太子撰周易章句十卷一云十卷周易錯八卷二卷

趙曠撰詩道微十一卷

孔安國為臨淮太守傳古文尚書十三卷今字尚書十四卷傳古文孝經一卷

侯苞撰韓詩翼要十卷

嚴彭祖為太子太傅撰春秋左氏圖七卷又註春秋公羊傳十二卷

尹經始為諫大夫長樂戶將為穀梁章句十五卷

孔光註孝經一卷

樊光為中散大夫注爾雅三卷

侯巴注楊子法言

嚴遵字君平蜀郡人注老子二卷又註老子指歸一十卷

河上公注老子四篇又云作節解二卷

安立望之為長陵三老為老子章句二卷

想尔注老子二卷一云張魯或云劉表魯字公旗為鎮南將軍

捷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注爾雅二卷

劉歆注爾雅三卷

與李巡注正後為京兆尹同疑非歆注

後漢鄭眾為大司農傳毛詩及左氏條例章句又傳周官禮記論語孝經

何休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太傅陳蕃辟之蕃敗休廢錮乃作

春秋公羊解詁

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氏學有不解者或答曰休謙辭受學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已此

言為也。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

緯典謨不與守支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

本意休善歷筭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

羊墨守

言公羊之義不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

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後為諫議大

夫

鄭玄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

守

言公羊義理深遠不可駁難如墨翟之守城也

左氏膏

說文曰膏隔也心不為膏喻左氏之疾不可為也

穀梁廢疾玄及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難曰康成入吾

室操吾矛而代我乎玄作毛詩箋周官注玄本習少戴禮後以

故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

十九篇通為三禮焉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

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注天下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

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凡百餘萬言玄質

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熟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

又注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又注孟子七卷又撰三禮音各

一卷詔以大司農徵不起

馬融字季長為南郡太守議即作毛詩傳及為左氏三家異同之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烈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夏候建字長卿勝從父兄子為博士議即太守少傅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為小夏后氏學

賈逵字景伯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明帝重其書寫藏祕館逵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並作周官解故逵又於章帝時

受詔列公羊穀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名曰左氏長義帝善之為侍中卒

注丹建武初為博士作易通論七篇世注君通

應劭為袁紹軍謀校尉集解漢書又注漢儀五卷

王逸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

牟長少習歐陽尚書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章句為中散大夫卒

翟酺為將作大匠尤善圖緯著授神鉤命解詁十二篇

張衡為尚書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為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就

衛寵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書為作訓旨後為議郎

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平帝元始中公車徵說詩

僑仁為大鴻臚初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僑君學

穎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初平中避亂荊州聚徒千餘人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劉表以為武陵守不起

謝該字文儀善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許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門該皆為通解之名為謝氏釋行於世為議郎卒

許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注淮南子二十一卷再遷除汶長卒楊終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徵拜郎中

景鸞字漢伯理齊詩施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及作月令章句州郡辟命不就

程曾字秀升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本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為海西令卒

杜林為司空注蒼頡篇二卷

服虔字子慎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又以左氏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又撰左氏傳音一卷為九經太守免

張正習韓詩作句

許淑字惠卿為太中大夫注解左氏

鄭興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傳誥為大中大夫

孔嘉字山甫為太中大夫注解左氏

趙岐注孟子十四卷後為太常

王隆撰漢官解詁三卷建武中為新汲令

盧植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官至尚書

荀暉字景文作易集解為太子中庶子

包咸字子良為大鴻臚為大論語章句

宋秉字仲子南陽章陵人為荊州五等從事注陽九卷

周氏為論語章句

胡廣注漢官解詁三卷為大傳卒

荀爽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脩例又云注周易十卷又

荀爽九家集註十卷不知何人所集稱荀爽者以為主故也其

序有荀爽京房馬融鄭玄宋秉虞翻陸績姚信翟子玄子不詳何人為義易注內又有春秋門羊傳門卷八卷及辯讖并它所

論叙題為新書為司空

陳元為司空南閣祭酒撰左氏同異

延篤字叔堅受左氏於賈逵之孫仲升因而注之為京兆尹後

卒於家

蔡邕撰月令章句十二卷後為左中郎將

王玠為司徒掾撰春秋左氏逵長議一卷

劉熙為安南太守撰禮詔法三卷釋名八卷宋均撰孝經皇義

卷注詩緯十八卷注記禮默房二卷注樂緯二卷注孝經鈎命

決六卷注孝經援神契七卷注論讖八卷後為河內太守

崔豹為尚書左丞集論語集義八卷

劉表為鎮南將軍荊州牧撰易章句五卷

一云注易十卷

高誘注氏呂春秋二十六卷淮南子二十一卷辟司空掾除濮陽令

樊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後為光祿大夫賜告歸

曹充傳慶氏禮建武中為博士永平中後拜侍中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

曹褒充之子也傳充慶之禮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後為侍中

魏王弼字輔嗣為尚書郎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又作老子指畧及撰易略一卷周易義一卷論語釋疑三卷

王朗字景興為司徒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及撰春秋左氏釋駁一卷

王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來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即所作易傳皆於列於學官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隋書志載肅撰尚書駁議五卷又撰尚書義問三卷又解孝經一卷論語釋駁三卷及解孔子家語又注老子二卷又撰三禮音各一卷為太常

董遇字季直為侍中大司農注周易十卷又為春秋左氏傳章句

周生烈字文逸燉煌人為博士注集解左傳又解論語

陳群字長文為司空解論語

鍾會撰周易盡神論一卷又撰周易無玄體論三卷及注老子

二卷後為鎮西將軍

何晏撰周易私記二十卷周易講疏十三卷孝經一卷注論語

十卷五經大義五卷老子道經二卷後為尚書

劉楨為太子文學撰毛詩義問九卷

王基字伯與東萊人為荊州刺史撰毛詩駁一卷

駁王肅又注申鄭義

解左氏傳

康信為樂平太守撰春秋要一卷

徐凱為安平太守撰答春秋公羊論二卷

魏益為大長秋撰春秋三傳論十卷

蘓林字孝友為散騎常侍注孝經一卷

劉邵字孔才為光祿大夫注孝經一一卷

孟子注老子二卷或云孟康字公休為中書監注老子二卷

孫炎以秘書監徵不起注儀禮二十九卷

一云注禮記三十卷注雜二爾

卷音一卷

李仲欽梓潼人著左氏指歸

糜信字南山為樂平太守注穀梁十二卷

蜀杜瓊為太守字伯瑜少受學於任安注韓詩章句十餘萬言

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撰喪服要

義一卷

李譔為中散大夫右中郎將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

太玄指歸皆依准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

而意歸多同

譙周字允南入晉為散騎常侍不拜封陽城亭注論語十卷撰五經然否論五卷古文考二十五卷

蜀才不詳何人注周易十卷又注老子二卷

七志云是王弼後人蜀李書云姓范

名長生一名賢隱居青城山自號蜀才李雄以為丞相

尹濤注易六卷

臣生內解老子二卷

吳虞翻字仲翔初為後漢侍御史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荅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五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頤窮通者也翻又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又注楊子太玄經十四卷

范望州字叙文為尚書郎作老子注訓三卷

程秉為太常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

徐整為太常卿為毛詩譜三卷又撰孝經嘿注一卷

韋昭為侍中撰毛詩荅雜問七卷又注春秋國語二十二卷孝

經解贊一卷辯釋名一卷漢書音義七卷

射慈字孝宗為中書侍郎撰喪服變除圖五卷禮記音一卷

士燮字彥威為衛將軍注春秋經十一卷

唐固字世正為尚書僕射注春秋穀梁傳十三卷又注春秋外

傳國語二十一卷

劉毅為大尉撰尚書荅

姚信字德祐吳興人為太常卿注易十卷

謝楨撰禮記音一卷

陸續為鬱林太守述易十三卷

陸機字元恪吳郡人為太子中庶子鳥程令作毛詩草木鳥獸
蟲魚疏二卷

晉羊祐為征南大將軍解釋老子二卷

杜預為征南大將軍鎮荊州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
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
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當時論者謂預文義
質直世人未之重惟祕書監摯虞賞之日左丘明本為春秋作
傳而左傳自以孤竹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

孤竹隋志載預傳春秋左氏傳伴二卷又誤音一卷

稽康為中散大夫春秋左氏音三卷

向秀字子苛河內懷人為散騎常侍清悟有遠識少為山濤所
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才士雖有觀者莫
適論其旨統也秀為之隱解發明其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
心悞莫不自足一時也又為易義郭象字子玄為太傅主簿好
老莊能清言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
注外而為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
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為人行薄以秀義
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
篇其餘眾篇成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有向郭二
莊其義一也

又注論語
禮畧二卷

劉寔為大尉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為衛輒不應辭以王府命
祭仲失為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於世撰春秋
條例二十卷

王接為臨汾公相國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左氏辭義贍富
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
於文為儉通經為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點周王魯大體乖
繆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為公羊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
新義

袁准字孝尼至給事中為易周宮詩傳及論五經滯義聖人之
微言并注喪服經

袁喬為益州刺史湘西侯博學為文才注論語及詩皆行於世
范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
審為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為之注世亦稱之又注古文尚書舜
典一卷為豫章太守卒

鄭冲為散騎常侍與孫邕曹義荀顛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注
之善者紀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
解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

于寶為散騎常侍領著作為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
數十篇又撰周易問難二卷周易玄品二卷周易文義一卷春
秋左氏承傳義十五卷春秋序論二卷又為詩音

鄭粲為荊州別駕注老子行於世

虞溥為鄱陽內使注春秋經傳

東晉為尚書郎才學博通著五經通論發既行於世

劉黃老劭之族子太元中為尚書郎有義學注慎子老子並傳於世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為佐著作郎其著述為世於
彌遭亂遺失惟注墨辯存其序曰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
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
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
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
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必有形察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
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
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

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吻
而原極天下之汗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
藉卒頗難知後學莫知復傳習於今五百歲遂亡絕墨辯有上
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
各附其章疑者聞之又采其衆雜集為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
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李克為大著作遷中書侍郎注尚書及周易旨六篇釋莊論上
下二篇注論語十卷

劉兆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博學洽聞以春秋一經而三
家殊途諸儒是非之議紛然玄為讐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
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

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長短以通之又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
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周易訓註以
正動二躰玄通其文凡所贊述百祭萬言
徐苗再徵博士不就作五經同異評

郭璞為注作即注釋爾雅別為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
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

范毓奕世儒素召補大傅參軍不就合三傳為之解注撰春秋
釋疑肉刑論凡所述造七萬言

徐邈為驍騎將軍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所注穀梁傳見重
於時又撰楚辭音一卷莊子音一卷

蔡謨字道明領秘書監總應劭已來注班固漢書者為之集解

又撰禮記音二卷

徐廣為秘書監撰答禮問及毛詩背隱藏義二卷

虞喜累徵博士不就釋毛詩略注孝經撰周官駁難又注論語

九卷新書對張論語十卷

郭琦字公偉有雅量博學注穀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
就琦學為佐著作郎

宋纖字令艾燉煌人為張祚太子太傅明究經緯注論語及為
詩頌數萬言

孟整一云孟陋江夏人博學多通於三禮注論語行於世徵撫
軍參軍不就

盧諶為從事司空中即將注莊子行於世

盈氏注論語十卷又注老子二卷
隣貞為大尉參軍注歸藏十三卷

黃穎為廣州儒林從事注周易十卷

王廣為驃騎將軍注周易三卷

張軌為士彥為涼州刺史謚武公撰易義

宣舒字幼驥為宜城令為易通知來藏往論邢融裴藻許適楊
藻四人不詳何人並為易義

袁悅之字元禮為驃騎諮議參軍注繫辭及為易音

孫綽字興公為廷尉卿集注論語十卷

張瑀為注作即注周易八卷

一云集解
易十二卷

桓玄字敬道為後將軍荊州刺史注周易注周易繫辭二卷

謝萬字萬石為西中郎將注周易繫辭一卷又注孝經

韓伯字康伯為中郎太常注周易繫辭二卷

李軌為祠部郎中都亭侯撰周易音一卷春秋左氏傳音三卷

又撰春秋公羊音一卷又解小雅一卷注楊子法言莊子音一

卷周禮儀禮音各一卷禮記音一卷

楊乂字玄舒為司徒左長史撰周易卦序論一卷又撰毛詩辨

異三卷毛詩異義二卷毛詩雜義五卷

阮咸字仲容為散騎常侍撰易義

阮渾字長成為中庶子撰易義

一云撰周
易論二卷

顧夷為楊從事撰難王輔嗣義一卷

李顥字長林為江夏太守撰周易卦象數旨二卷集解尚書十

一卷尚書新釋二卷

謝沉字行思為祠部郎中注尚書十五卷又注毛詩二十卷釋

義十卷

孔晁為五經博士撰尚書義問三卷又注春秋外傳國語

江熙字八和為兗州別駕注毛詩二十卷又注論語十卷

孫毓字休即為長沙太守撰毛詩異同評十卷評毛詩

鄭王肅三家異同而朋於王又為春秋左氏傳義注二十八卷

禮記音一卷

陳統為徐州從事撰難孫毓申鄭毛詩評四卷又撰毛詩索隱

二卷

殷仲堪為荊州刺史撰毛詩雜義四卷

孟氏注莊子十八卷

王楙納為燕王師注周官寧朔新書八卷禮記寧朔新書八卷

陳欽為司徒長史撰周官禮異同評十二卷

吳商為益壽令撰禮難十二卷

孔陵為廬陵太守撰集注喪服經傳一卷

張嗣注老子二卷

王愆期字門子為散騎常侍注春秋公羊經十三卷

江惇字思俊累徵不就撰毛詩音又撰公羊音一卷

庾翼為西安將軍荊州刺史撰答春秋公羊釋論語一卷

張靖為業邑太守注春秋穀梁傳十卷又箋穀梁廢疾

徐乾字文祚為給事中注春秋穀梁傳十三卷

荀勗為尚書令集解孝經一卷

袁敬仲為東陽太守集議孝經一卷

陽弘為給事中注孝經一卷

虞盤仇字引猷高平人注孝經一卷

史云處士

孫氏注孝經一卷

殷仲文為東陽太守注孝經一卷

殷叔道為晉陽太守注孝經一卷

車武子為丹陽令注孝經一卷

崔豹字正熊為尚書左中兵郎注論語十卷

江鴻為兗州別駕集解論語

梁覲為國子博士注論語十卷

繆播為太弟中庶子撰論語百序三卷

樂肇為尚書郎撰易義及論語釋疑十卷又撰論語駁序二卷

庾亮為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撰論語君子無所爭一卷

陽方為高涼太守撰五經拘沉十卷

戴逵字安道為散騎常侍撰五經太義三卷又撰老子音一卷

劉寶為安北將軍撰漢書駁義二卷

摯虞為太常卿注三輔決錄七卷

王尚述字君魯為江州刺史注老子二卷

程韶為郎中集解老子二卷

邯鄲氏注老子二卷

袁真字彥仁為西中郎將注老子二卷

常氏注老子二卷

孫登字仲山為尚書郎著老子道德經

張湛為中書侍郎注列子八卷

崔撰為議郎注莊子十卷

司馬彪字統為秘書監注莊子二十一卷

李熙字景真為丞相參軍自號玄通子注莊子三十卷

皇甫謐累徵不起注鬼谷子三卷

王廙字世將為荊州刺史注易十二卷

庾運字玄度為尚書撰易義

一云易注

應真字吉甫為散騎常侍為明易論

荀暉字景文為太子中庶子撰易義又云注易十卷

張暉字義元為侍中撰易義

王宏字正宗弼之兄大司農撰易義

袁宏字彥伯為東陽太守注孝經

王濟字武子為河南尹撰易義

衛瓘字伯玉為太保撰易義又注論語八卷

張馮字長為司徒左長史注論語十卷又注老子三卷

杜育字元叔為國子祭酒撰易義

阮侃字德恕為河內太守撰詩音

蔡氏孔氏不詳何所人普為詩音

陳銓注周禮喪服

曹耽字愛道辟安北諮議參軍不就撰禮記音二卷

尹毅為國子助教撰禮記音一卷注論語十卷

范宣字宣子徵負外不起以講誦為業禮易論難皆行於世又撰禮記音二卷

聶氏作周易音一卷

一云字鄭氏音出北土南无北書不詳何人

孔衍字衍元為廣陵相撰春秋穀梁傳集解十卷注公羊十四卷

荀訥字世言為尚書左氏即撰左氏音四卷集解穀梁十卷

高龍為河南太守注公羊十二卷

段肅注穀梁十二卷

徐整注孝經

劉遺民為柴桑令撰老子玄謙一卷

楊泓為給事中注孝經

庾氏注孝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劉曜累徵不起明三禮禮義頗遵鄭氏

著通論非駁雜諸儒演廣鄭音

新刊歷代冊府元龜卷之六百五



臣

